

6040  
57

欽定滿洲源流考

卷十六  
之十七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六

國俗

謹按自肅慎氏楛矢石砮著於周初徵於孔子厥後夫餘挹婁靺鞨女真諸部國名雖殊而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莫能或先焉良由稟質厚而習俗醇騎射之外他無所慕故閱數千百年異史同辭信乎扶輿剛粹之氣鍾聚於茲所以

啟重黎所以又官師諸言之國史文淵漸啟

王師無敵之先聲而縣石之益有由然也至於崇獻

國家億萬年克詰方行之盛有由然也至於崇禮讓重祭祀以及官制語言之屬史文所載均有可稽所謂東方多君子之國而尊君親上先公後私尤習尚之固然無庸勉強者也臣等謹立國俗一門首列騎射冠服次政教文字次祭祀典禮次官制語言而以物產雜綴終焉自肅慎以下比類相從仍冠滿洲於簡端以著舊俗之相符合云

滿洲

我建國古人將承前緒之風大武藝至德成  
國家肇造大東敦龐之俗弧矢之威自古已然恭考

實錄我

太祖高皇帝以十三甲始申天討義問宏昭乙酉年哲  
陳之役

太祖率近侍三人敗諸部八百人丙午年斐優之役我

兵二百敗烏拉兵萬人至天命四年薩爾將之  
戰以我衆數千殲明兵四十萬明之宿將銳師

一舉而盡我

太宗文皇帝服朝鮮降蒙古松山杏山之捷破明兵十

三萬咸用少擊衆一以當千固由

神武之姿出於

天授賢臣猛將協力同心亦我驅虎熊羆之士有勇知

方騎射之精自其夙習而爭先敵愾氣倍奮焉

故也若夫稟性篤敬立念肫誠祀

天祀

神典禮綦重較古人執豕酌匏之風尤爲謹凜至於冠

服語言一遵舊制

訐謨諄戒永切

紹聞且自葉赫輝發烏拉哈達同一語音之國既先

入版圖我

太祖創製國書因心作則備極軌範

太宗命巴克什達海等繙譯書籍庫爾禪等記注政事

天聰六年八月

諭達海增加圈點

命記載諸臣詳加訂正同文之盛實肇於茲我

皇上繼志述事曷循舊章  
諄諭八旗臣僕敦本率初罔弗  
躬先而申訓之凡夫

崇勲偉績祭祀冠服語言文字之詳具載於

欽定開國方畧滿洲祭

神祭

天典禮

皇朝禮器圖式大清通禮清文鑑諸書所以嚴萬世  
之法守而鞏無疆丕丕基者燦然大備矣

騎射

御製恭瞻

太祖高皇帝所貽甲冑

武庫三曾器龍樓十襲緹千年過合甲七屬鄙函  
犀仰

烈誠天授思艱敢志攜雄關為近戶安恃一丸泥

御製恭瞻

太宗文皇帝所御弧矢

青莖如古直解角到今堅不禁秋霜感遐思寶月

懸比和經

手御似訓作心傳捷伐前猷在居歆總賴

天

御製再題實勝寺

故老今何在祇園此尚存藉尋禽敵烈總為戴

天恩臨汝心毋貳蠢茲氣已吞戎衣寰海定武器再三

捫是寺恭藏

太祖高皇帝所御甲冑數人舉

能開矢長四尺餘

太宗文皇帝所貽弓壯士弗

聖祖仁皇帝亦曾留寶劍云

繼序思

皇祖貽麻逮耳孫綿綿瓜有瓞億載永蟠根

御製全韻詩

尼堪外蘭者奸詭趁塊龙介於諸部間讒言恣紛

吮嗾明害我

祖罪魁李成梁

叶 先是尼堪外蘭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呼城主阿太章京及沙

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兵二路進成梁與遼陽副將分攻兩城尋克

沙濟城殺阿亥復合兵攻古呼城阿太章京妻景祖女孫也 景祖聞古呼兵警恐女孫被

陷偕 顯祖往救既至見成梁兵方接戰令顯祖俟於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不從

梁攻之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尼

堪外蘭懼至城大呼給城中士卒殺阿太降成梁盡誘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害

景祖 顯祖焉 因報不共天與師征其邦特標七大恨 告

天天眷蒙

叶 二祖為明兵所害太祖聞之大 勳勃然震怒往詰明邊吏曰我 太祖謂使臣何

故被害汝等乃不共戴天之讐也明遣使謝曰非 有意也誤耳乃歸 二祖喪 太祖謂使臣

曰害我 祖父者尼堪外蘭所構也必執以與 我乃已明使不從且欲助之 太祖益恨乃於

天命三年以七大恨告 天其畧曰我 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起釁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敢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彼 此毋越疆圍越者見即誅之明復渝誓言逞兵越

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每歲踰疆攘奪我遵誓 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挾取十

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 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

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獲遣兵 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 天明偏信其 言遣使遺書詬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 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 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數被葉赫侵 掠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故 天厭呼倫啟釁 惟我是眷今明助 天譴之葉赫抗 天意 創置是非妄為割斷恨七也遂 親統師征明 撫順招降守城游擊李永芳徙城中人口以歸將 駐營謝哩甸明兵一萬來追還擊敗之斬總兵張 承蔭副將頗廷相叅將蒲世芳遊擊深汝貴等尋 復攻克清河城守城副將鄒儲賢及兵萬人盡殲 焉 制書代結繩

文教誨愚蠢

滿洲初無字 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 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二臣以難辭

成句即可因文見義遂 裁定國書頒行傳布

定旗以八色

武功赫駿厖

先是我國出兵校獵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各出一矢十矢領以一長稱為牛象

辛丑年以祿服人衆編三百人為一牛象其長稱牛象額真乙卯年設甲喇額真轄五牛象又設固

山額真轄五甲喇左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以次黃白紅藍四旗後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

平諸部遂逮松花江

松阿里烏拉國語謂天漢江即漢文所謂松花江是烏拉

貝勒布占泰所據地也於癸巳年被擒至癸丑年滅其部肘腋患既除疆場漸

拓張

叶已亥年滅哈達丙午滅輝發已未滅葉赫於是境壤日益恢廓矣

遼陽駐

明軍望之心已降

右

太祖興師征明

二十萬衆明興師號稱卅萬威臨之兵分四路各

出奇並趨興京力不遺

己未二月明帝命經畧楊錦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

萬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王宣趙夢麟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柏賀世

賢聞鳴泰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鵲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麻岩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

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興京

太祖聞報初弗疑應之以暇安其危堂堂陣復正正旗

蓋臣志同

太宗辭

三月朔我西南兩路偵卒以明兵逼境告太祖曰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



也其由撫順西來者必大兵急宜拒戰乃率大貝勒代善及眾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大貝勒前行偵率又以明兵出清河路來告大貝勒曰清河路仄兵未能驟至宜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集兵以待 太祖時 太宗文皇帝稱 四貝勒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我築城夫役在界藩山倘明兵奮力攻之奈何宜急進以安其心於是令軍士擐甲趨至太蘭岡大貝勒與扈爾漢欲駐兵僻地以伺 太宗曰正宜耀兵示敵壯我士卒夫役之膽何以僻為巴圖魯額亦都曰 四貝勒之言是也我兵當堂堂正正以向敵遂督兵赴界藩對明兵營列陣而待

父子兄弟同努力 子弟之兵左右隨人自為戰如熊

羆快馬斫陣殲厥魁 殪尸流若雁鷺靡 先

衛築城之兵見杜松等兵過將半尾追之與夫役合據界藩之吉林崖杜松引兵來攻我兵下擊一

戰而斬百人我眾貝勒甫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又一軍列薩爾許山巔遙為聲勢大貝勒與諸將議遣兵千人往助防衛兵馳下壓擊而以右翼四旗夾攻之別以左翼四旗當薩爾許山之兵 太祖至復令右二旗兵遙望界藩明兵俟我兵馳下時并力以戰乃合六旗兵進攻薩爾許山明兵列陣發鎗礮我兵仰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籍而夾攻界藩之兵縱橫馳突無不一當百遂大破其眾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皆歿于陣橫屍亘山野血流成渠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斯時馬林兵四萬夜營於尙間崖翼旦大貝勒以三百騎馳往馬林濬壕三匝外列火器繼列騎兵又開原道潘宗顏一軍約萬人營斐芬山游擊龔念遂李希泌亦率兵萬餘營於幹輝鄂漠環車楯列火器 太祖與太宗所率兵不滿千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發火器以拒我兵 太宗引騎士衝入我步兵斫其車楯明兵又大敗龔念遂李希泌皆陣歿 太祖急

引侍從四五人至尙間崖明兵方布陣  
 太祖  
 趣我軍先據山巔下擊衆方欲登山而馬林營內  
 及壕外兵合  
 太祖令我軍下馬步戰大貝勒  
 怒馬迎敵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  
 泰與衆台吉各鼓勇奮進遂敗明兵斬捕無算我  
 六旗兵亦人自爲戰飛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  
 能支大敗而遁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  
 小將士皆陣歿總兵馬林僅以身免  
 太祖復  
 集軍士馳攻斐芬山潘宗顏全軍盡歿葉赫貝勒  
 錦台什布揚古聞明兵敗大驚遁去時劉綎李如  
 柏兩路之兵已近逼興京  
 太祖至命大貝勒  
 三貝勒及我  
 太宗統軍禦劉綎而留兵四千  
 於都城待李如柏等  
 太宗同兩貝勒兵甫出  
 瓦爾喀什窩集劉綎所率精銳二萬已分其半前  
 掠將登阿布達哩岡  
 太宗告大貝勒曰兄統  
 大兵留此相機爲援吾先督兵登岡自上下擊之  
 大貝勒亦與  
 太宗約左右夾擊  
 引精騎三十超出衆前自山馳下擊之戰甚酣後

軍遂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兵夾攻明兵大潰

太宗乘勝追擊與劉綎遇殲其兩營兵萬人劉

綎戰死是時明海蓋道康應乾與朝鮮兵營於富

察之野甲仗堅銳  
 太宗同衆貝勒至督兵進

攻明兵朝鮮兵競發火器忽大風驟作揚沙走石

煙塵反撲敵營我軍乘之飛矢如雨又大破其衆

殲二萬人康應乾遁去遊擊喬一琦奔朝鮮我兵

逐之朝鮮元帥姜功烈詣營降一琦自益死楊鎬

聞三路兵敗急檄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等還

軍如柏等自呼蘭路遁歸我哨兵二十人見而鳴

螺呼噪下擊殺四十人明兵奪  
 破廿萬兵弗踰時

路而走相蹂踐死者復千餘

其詳則見書事詞  
 是役也明兵二十萬四路來侵

之間悉爲我軍誅滅其宿將猛士暴骸骨於外士

卒死者不啻十餘萬而我士卒僅損二百人此誠

上天佑助  
 神武昭宣我國家億萬載丕

基實肇乎此詳見向所作薩爾滸之戰書事篇

恨不行間供驅馳薩爾濟戰

王業基用示百世綿本支

右

太祖破明四路兵

射獵習軍旅國俗舊弗違以此善攻戰諸部讐

武威我

祖常冬狩雪霽餘灣泥

徒步過岡原因之行擷衣侍衛相竊語何用愛此為

聞而笑諭曰寧乏慳斯微要當崇節儉物力惜應思設

解賜爾輩完潔豈弗宜眾乃服

盛德躬行化在茲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恐草上浮雪霑濡擷衣而行侍衛等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太祖聞之笑曰

吾豈為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與其被雪霑濡何如鮮潔為愈躬行節儉微物必惜汝等正當效法耳

誠小哉叶允合

示家法奕葉恒遵依

右

太祖擷衣行獵

春蒐復秋獮豈不戒虞箴惟切

觀揚志

寧辭歲月侵

皇祖以我朝素嫻騎射故能戰必勝  
攻必克且深念祖宗創業艱難而

開國諸臣亦皆勇果無敵由於所習之精勤也  
恐承平日久人或貪安逸而忘本務是以常舉

行圍之典自康熙壬戌以迄壬寅或  
邊墻或田於塞外幾無虛歲而南苑近在城

南尺五歲或三四莅焉凡以  
前徽而敦舊俗為國家久安長治  
講武習勞景計者至

深遠

多能固天縱

皇祖神勇天錫力能挽強並用  
十二把長箭臣下罕有及者曾見

諭且矢無虛發圍中射鹿率多貫脇洞胸即  
猛如虎健如熊捷如兔亦往往壹發殪之

久道仰君臨避暑山莊闕受

恩予最深

戊子始構避暑山莊於熱河自是歲以四五  
月 駢蹕秋則蒐狩木蘭孫臣十二

歲時蒙 恩眷養育宮中扈從山莊日侍  
左右親見 皇祖披閱奏章引見官吏宮門習

射諸事敬識之弗敢忘及至木蘭中承 恩慈  
愛護而期許者尤出諸孫之右至今每一念及輒

為淚下曾於 賜居之萬壑松風榜日紀  
恩堂作記以誌其事所以凜遵 無逸不敢晏

寧駐山莊而勤政勅幾幸木蘭而先勞肄武以至  
優撫藩部柔懷遠人無一非追憶見聞率循

成憲承 祖志即  
期以報 祖恩耳

臣宗右與天隆大亘古而末開誰察到日入餘忘

聖祖行圍講武

謹案我職向無

朝騎射精嫻所向無敵

列祖圖繪左

列宗神勇天錫尤亘古所未聞猶恐臣民日久稍忘

故風復時時

諄諭及之我

皇上紹聞繩

武是

闡是

行備見於

御製詩中蓋

大訓所存非僅陳土風已也臣等謹錄冠肅慎諸條

之前以著萬世

家法所自云

周

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矐其  
長尺有咫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

之矢也

漢

後漢書夫餘國善射其人彊勇而謹厚以弓矢刀矛為兵

後漢書挹婁國眾雖少而多勇力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

八寸青石為鏃 案國語所稱長尺有咫者指石鏃而言而後漢書以下乃

皆云矢長尺八寸夫以四尺之弓而矢僅尺餘恐無是理

後漢書馬韓其人壯勇

後漢書東沃沮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

後漢書濊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

之

三國

三國志夫餘其人強勇謹厚以刀矛弓矢為

兵家家自有鎧仗

三國志挹婁人多勇力其弓長四尺力如弩

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善射射人皆入

目其人眾雖少隣國畏其弓矢卒不能服

三國志馬韓其人性強勇奔韓便步戰兵仗

皆與馬韓同

晉書

晉書肅慎氏一名挹婁有石弩皮骨之甲楛

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

晉書夫餘國其人強勇

晉書馬韓性勇善用弓楛矛櫓雖有攻戰而

貴相屈服弁韓其風俗類馬韓兵器亦與之

同

通考挹婁處山險善射中人即死鄰國畏其

弓矢

南北朝

魏書勿吉其人勁悍善射弓長三尺箭長尺

二寸以石為鏃案此云箭長尺二寸蓋沿後漢書之誤

周書百濟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

北史夫餘王子朱蒙善射王狩于田以朱蒙

善射給一矢殪獸甚多

北史新羅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

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與百濟

同每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

〔北史〕勿吉勝兵數千多驍武黑水部尤勁矢皆石鏃人皆善射以射獵爲業

〔通考〕新羅八月望日大宴官吏射其庭畜牧海中山須食乃射

隋

〔隋書〕百濟俗尚騎射

〔隋書〕新羅風俗與百濟同

〔括地志〕靺鞨人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

〔南〕矢用楛青石爲鏃

〔通考〕勿吉國其人勁悍常輕豆莫婁諸國其

粟末部勝兵數千多驍武伯咄部勝兵七千

安車骨拂涅號室黑水白山五部勝兵並不

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

皆石鏃最爲強國人皆善射常以七八月造

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隋開皇初文帝

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厚

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起舞曲折多

戰鬪容



唐

舊唐書黑水靺鞨處北方最稱勁健兵器有

角弓及楛矢渤海靺鞨勝兵數萬人渤海王

大祚榮驍勇善用兵

新唐書黑水靺鞨人勁健善步戰射獵其矢

石鏃長二寸蓋楛柝遺法

冊府元龜唐龍朔三年百濟西部人黑齒常

之來歸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畧

五代

五代史黑水靺鞨其兵角弓楛矢

五代會要黑水靺鞨處北方尤稱勁健兵器

有角弓楛矢

遼

通考契丹主嘗攻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

矢精勁契丹引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

契丹國志女真其人朴勇每出戰皆被重札

精於騎射從古以來無盜賊詞訟之事

契丹國志渤海國男子多智勇有二人渤海

當一虎之語新國與于冬皆與百二十八遊

松漠紀聞渤海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

契丹太祖徙其名帳千餘戶于燕有戰則用

為前驅契丹太祖大亂山林之兵併契丹

金史女真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景

祖傾貲厚價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

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

振入史無水神詳其兵自

金史遼主命穆宗討蕭哈里滿洲語有水寬

里今募軍得甲千餘女真甲兵之數始見於

改正甸處也舊作海

此蓋未嘗滿干也至是太祖勇氣自信曰有

此甲兵何事不可圖渤海留守以甲贖太祖

太祖不受曰被彼甲而勝則是因彼成功也

是時遼追哈里兵數千人攻之不能克穆宗

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太祖策馬

突戰流矢中哈里首墮馬執而殺之大破其

軍金人自此知遼兵之易與也

國俗

〔金史〕太祖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嘗南望高阜一發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天

德三年立射碑以識焉

〔金史〕太祖始伐遼徵諸路兵得二千五百人

遼將耶律色實滿洲語麪條餽餽也墜馬遼

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斃併射色實飲矢之半

有突騎前又射之徹札洞胸太祖免胄而戰

或自傍射之矢拂於額太祖顧見射者一矢

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

敵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遼蕭嘉哩等將步

騎十萬會鴨子河太祖自將擊之甲士二千

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會大風起乘

風擊之遼兵潰遼人嘗言女真兵若滿萬則

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金史〕遼帝自將七十萬自圖們西還太祖兵

止二萬追及之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

而攻之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出其中遼師

敗績

金史世宗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每出獵者老隨而觀之大賈無不願之其出其中發

金史世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

自海陵遷都女真人寢忘舊風非長久之計

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見舊俗庶幾效習之

二十二年勅西北路招討司勒明安穆昆官

督部人習武備又謂右丞相原王曰爾嘗讀

太祖實錄乎太祖征瑪展

滿洲語大披箭也舊作麻產今改正

襲之至泥淖馬不能進太祖捨馬而步罕都

滿洲語稻也舊作歡都今改正

射中瑪展遂擒之創業之難

如此可不思乎又謂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

招討司地隘明安人戶無處圍獵不能嫻習

騎射委各明安穆昆官依時教練

金史兵志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

世俗本驚勁人多沈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

部落保伍技皆銳兵無事耕可給衣食有事

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

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

通考女真俗勇善射能為鹿鳴以呼羣鹿而

射之

按今哨鹿之制以木為哨具又象鹿之首戴之使鹿不疑惟精於獵者能之詳

見御製哨鹿賦

大金國志女真人善騎射耐饑渴苦辛騎上

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當

大金國志金都會寧四時皆獵燕都城外皆

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出必踰月

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兩

大金國志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

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畧不間別與父

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

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

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

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

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支

賞舉以示眾眾以為薄則增之

北盟錄女真用兵以戈為前行號曰硬軍人

馬皆全甲刀楛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

五十步不射弓力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輒不可出隊伍之法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長則旗幟金鼓悉備將自執旗人視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控馬每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棍槍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敵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內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

北盟錄女真善騎上下崖壁如飛精射獵每見巧獸之蹤能躡而推之得其潛伏之所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鹿射之

馬擴茆齋自敘擴隨金主打圍自拉林河東行每旦金主於積雪中以一虎皮背風而坐諸將各取所佩箭一枝擲占遠近各隨所占左右上馬軍馬皆單行每騎相去五七步接續不絕兩頭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圍盡金主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以行兩翼

騎兵視旗進趨凡野獸自內赴外者四圍得  
 迎射外赴內者須主將先射凡圍如箕掌徐  
 進約三四十里近可宿之處卽兩梢合圍漸  
 促須臾作二三十匝野獸迸走或射或擊盡  
 斃之取火炙啗騎散之宿處金主言我國中  
 最樂無如打圍其行軍布陣大概出此

冠服

御製長寧寺恭瞻

太宗所貽冠服二首

羹墻有志難爲觀

冠服重瞻仰

聖靈應現吉祥雲作蓋千秋萬載護長寧

戎衣汗馬

躬勞苦繼述常懷

烈祖靈儉樸心欽發篋始微言那藉李邦寧

按元史大安閣中有

故篋李邦寧對云此世祖所遺裘帶有聖訓曰藏此使見吾樸儉云云

御製全韻詩

觀史知治亂匪詡文藻彬

常稱金世宗不愧賢君真熙宗廢舊制海陵荒樂頗大

定奮法祖勤求治理臻衣服及語言一惟舊制遵

雖垂訓如此後世忘其諄乃知耽酒色無不致亡

淪又如達海輩屢勸易衣冠叶不從謂拒諫比喻

曉諸臣寬衣大袖坐勞薩忽挺身其孰能禦之何異尚

左人

在朕豈變更所以示子孫叶煌煌

祖訓昭世守應無悛叶臥碑勒箭亭乾隆壬申春崇德元年

十一月太宗御翔鳳樓集諸王貝勒八旗大臣等命內弘文院大臣讀大金世宗本紀

諭衆曰爾等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之賢君也故當時後世咸稱為小堯舜朕披覽此書悉其梗槩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嘆賞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喇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於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卽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為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為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乃知凡為君者耽於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禪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為朕不納諫朕試設為比喻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苦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尙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發此言實為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變更之理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



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  
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  
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此  
番往征燕京出邊我之軍威竟為爾八大臣所累  
矣故諭爾等其謹識朕言乾隆十七年春因恭讀  
太宗實錄敬述此  
諭立臥碑於箭亭鐫  
示子孫臣庶使皆遵聽毋  
忘以綿我國家億載丕緒

右

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舊制

謹按我

朝冠服制度法守攸關尤與騎射舊俗為便

太宗文皇帝睿慮深遠反覆

申諭迥非當時達海諸臣所能仰窺萬一

皇上述

訓垂謨昭示億載洵乎

先

後聖之揆一也

臣

等恭錄

聖製用誌遵循仍以各史所載條繫於後以備考

核焉

漢

後漢書馬韓布袍革履弁辰衣服潔清

三國志夫餘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

革鞞出國則尚繪繡錦屬大人加狐狸狢白

黑貂之裘以金銀飾首

三國志馬韓其俗好衣幘下戶朝謁皆假衣

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以瓔珠為財寶

或以綴衣為飾衣布袍足履革躡躡弁辰衣

服潔清

晉書

夫餘國出使乃衣錦屬

晉書馬韓貴瓔珠用以綴衣衣布袍履革躡

南北朝

魏書勿吉男子皮裘婦人布裙

周書百濟六品以上冠飾銀華七品紫帶八

品皂帶九品赤帶十品青帶十一品十二品

皆黃帶十三品至十六品皆白帶若朝拜祭

天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否婦人衣似袍而

袖微大

國俗

次定南州原流考

卷十六

國俗

三

南史百濟衣服潔淨

北史新羅服色尚畫素限合蔽人衣以麻而

唐舊唐書百濟國其王服大袖紫袍青錦袴烏

羅冠金花為飾素皮帶烏革履官人盡緋為

衣銀花飾冠庶人不得衣緋紫

新唐書新羅男子褐袴冒以黑巾婦人長襦

新唐書渤海以品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

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

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

五代

五代會要新羅朝服尚白

契丹國志新羅國服色尚素

金

金史世宗謂大臣曰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

布衣非大會賓客未嘗輒烹羊豕二十七年

禁女真人不得改稱漢姓及學南人衣裝犯

者抵罪

金史輿服志金人之常服四帶巾盤領衣烏

皮靴其束帶曰陶罕滿洲語帶飾也舊作吐鵲今改正巾之

制以皂羅若紗為之其衣色多白三品以皂

窄袖盤領縫腋下為襜積而不缺袴其胷臆

金肩袖或飾以金繡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鶻捕

鵝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

林為文其長中胛取便於騎也陶罕玉為上

五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鍮周鞋小者間置

於前大者施於後左右有雙銳尾納方束中

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飾左佩牌右佩刀

刀貴鑕鐵尚雞舌木黃黑相半有黑雙距者

為上或三事五事實飾以醬瓣樺釧口飾以

鮫或屑金釧和漆塗鮫隙而確平之醬瓣樺

皮斑文色殷紫如醬中豆瓣也產其國故尚

之女真人不得學南人裝束如戴頭巾

北盟錄女真地極寒衣黑裘細布貂鼠青鼠

狐貉之衣夏冬以絲絲麻麻為衣亦間用

大金國志金俗好衣白自滅遼臣宋漸有文

金定滿洲源流考 卷十一  
飾至於衣服尙如舊俗貴賤以布之粗細爲別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紬爲衣裳亦間用細布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爲裘或作紵絲紬絹秋冬亦衣羊皮或獐鹿皮爲衫袴襪皆以皮  
謹案白山黑水風氣質純騎射之精嫻士卒之勇果自肅慎以下史傳所載皆同至於用兵若神人自爲戰如金史所稱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徵發調遣事同

一家者尤與我

朝俗尙相近故能風馳電掃所向無前所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猶未足盡其形容矣至冠服與騎射相需爲用肅慎夫餘制度簡質新羅渤海漸事文飾金興而返質還淳務從其朔金世宗申禁國人不得學南人裝束誠以故俗不可忘而於習武實爲利便我

朝冠服之制不必盡與金同而便於騎射視金

史所載尤為過之洵億萬世所當遵守也金

禁

禁

禁

禁

禁

禁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六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七

國俗

政教附字

漢

後漢書夫餘國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

三揖讓升降

後漢書馬韓人知田蠶不貴金寶錦罽辰韓

知蠶桑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弁辰人皆長大

而刑法嚴峻不誅盜賊門戶之間殺人負計

後漢書滅人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  
飲食以籩豆少嗜欲俗重山川各有部界知  
種麻養蠶作綿布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韓

三國新代制

三國志馬韓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緜布  
弁辰曉蠶桑作縑布嫁娶以禮男女有別行  
者相逢皆讓路法特嚴峻有瑟其形似筑彈  
之有音曲弁辰與辰韓法俗相似

三國志東沃沮飲食居處衣服有禮節滅人

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

晉

晉書夫餘國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  
晉書肅慎以言語為約野處而不相犯

南北朝

南史百濟國元嘉二十七年國王餘毗上書  
求易林占式與之大同七年遣使取毛詩博  
士并工匠畫師並給之

南史新羅多桑麻作縑布刻木為信

周書百濟兼愛墳史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以建寅月為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

北史百濟之秀異者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鼓角箜篌箏竽簾笛之樂

北史新羅文字同於中國

隋

隋書百濟其俗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著

龜之術有鼓角箜篌箏竽簾笛之樂

隋書新羅風俗刑政與百濟同

唐

舊唐書百濟國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依中華之法

舊唐書貞觀二十二年新羅王金德遣子弟來朝太宗賜以所制温湯及晉祠碑并新撰

晉書

舊唐書開元十六年新羅王金興光請令人



就中國學問經教許之羅王金與次蕭令人  
舊唐書渤海靺鞨有文字及書記太和七年  
遣學生三人請赴上都學問先遣學生三人  
事業稍成請歸本國許之  
舊唐書渤海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  
古今制度

新唐書貞觀二十二年新羅王金德遣子弟  
詣太學觀釋奠講論帝賜所製晉書永徽元  
年真德織錦爲頌以獻其詞曰巨唐開洪業

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總百王統天  
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  
康幡旗旣赫赫鉦鼓何煌煌外夷違命者翦  
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  
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  
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光開耀元年國王政  
明遣使者丐唐禮及他文辭武后賜吉凶禮  
并文詞五十篇開元中又遣子弟入太學學  
經術太和五年學生歲滿者一百五十人皆

還國太府元龜平準志效商賈一百五十八者

新唐書百濟有文籍紀時月百濟王義慈事

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武烈古四

新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最工詩當時士人爭

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偽者

相輒能辨之

案雞林即今吉林詳前疆域門

冊府元龜唐則天垂拱二年新羅王金政明

遣使請禮記一部并新文章令所司寫吉凶

要禮并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

五十卷賜之寶歷元年新羅國王金彥昇奏

先在太學崔利貞等四人請權還其新赴朝

貢金允夫等十一人請留配國子監習業從

之

通考唐開元二十五年遣邢璣使新羅帝詔

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醇儒故持

節往

冊府元龜唐開元二十六年渤海遣使寫唐

禮及三國志三十六國春秋

通考渤海知書契習識古今制度為海東盛  
 國諸蕃志新羅治法峻故少犯道不拾遺人知  
 書喜學里有庠扁曰局堂處子弟之未昏者  
 習書射其中三歲一試舉人有進士算學諸  
 科號君子國樂有二品曰庫樂曰鄉樂每受  
 詔為謝表有文采

金史粟末靺鞨後為渤海傳十餘世有文字  
 禮樂官府制度

金太祖命契丹人

金史世紀黑水舊俗隨水草以居遷徙不常  
 獻祖乃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舊無  
 書契無約束昭祖稍以條教為治部落寔強  
 初諸部各有信牌穆宗用太祖議擅置牌號  
 者寘于法自是號令乃一民聽不疑矣自景  
 祖以來一切治以本部法令金蓋盛於此

金史太祖收國二年詔曰國書詔令宜選善  
 屬文者為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

敦遣赴闕五年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請命宜數善

金史天輔三年頒女真字今金蓋蓋然凡知

金史太宗天會三年召頁嚕滿洲語巖穴也舊作葉魯今改

正赴京師教授女真字原太血精置置聯

金史熙宗天眷元年頒女真小字皇統五年

初用御製小字滿洲語三十數也舊作谷神今改正

金史完顏希尹本名古紳滿洲語三十數也舊作谷神今改正

金太祖命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

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天

輔三年八月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其後

熙宗亦製女真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

尹所撰謂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

金史世宗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謂宰臣

曰朕少時嘗見女真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

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

東宮不知女真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

異時一變此風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

俗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詞  
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  
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  
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真純實之風  
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  
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也五月戊戌  
禁女真人毋得譯爲漢姓十六年正月上與  
宰執論古今興廢事曰女真舊風最爲純直  
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

客信朋友禮意欵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  
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二  
十三年八月以女真字孝經千部分賜護衛  
親軍九月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  
子揚子文中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  
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  
在耳令頒行之二十五年四月上謂羣臣曰  
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  
宗舊邦不忍捨去又謂宗室戚屬曰太平歲

久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二十六年三月以親軍完

顏齊諾

蒙古語狼也舊作乞奴今改正

言制明安穆昆皆先

讀女真字經史然後承襲因曰但令稍通古

今則不肯爲非爾一親軍麤人乃能言此審

其有益何憚而不從二十八年萬春節上以

本國音自度曲言臨御久思國家基緒之重

萬世無窮之託四月命建女真大學

金史樂志世宗六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

宴宗室於皇武殿飲酒樂上諭之曰今日甚

欲成醉此樂不易得也昔漢高祖過故鄉與

父老歡飲擊筑而歌令諸兒和之彼起布衣

尚且如此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統

朕巡幸至此何不樂飲於是宗室婦女起舞

進酒畢羣臣故老起舞上曰吾來故鄉數月

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

來前吾爲汝歌上歌曲道祖宗創業艱難及

所以繼述之意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語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悲感不復能成聲羣臣宗戚捧觴上壽於是  
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上  
復續調歌曲留坐一更極歡而罷其辭曰猗  
歟我祖聖矣武元誕膺明命功光於天拯溺  
救焚深根固蒂克開我後傳福萬世無何海  
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內自昔肇基  
至於繼體積累之業淪胥且墜望戴所歸不  
謀同意宗廟至重人心難拒勉副樂推肆予  
嗣緒二十四年兢業萬幾億兆庶姓懷保安

綏國家閒暇廓然無事乃眷上都興帝之第  
屬茲來游惻然予思風物減耗殆非昔時于  
鄉于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  
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  
容宛然如覩童嬉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經行  
恍然如故舊年從游依稀如昨歡誠契濶日  
暮之若吁嗟濶別兮云胡不樂

金史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諭有司自今女真  
字直譯爲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

五年正月以頁嚕古紳始製女真字詔加封  
 贈依倉頡立廟蓋屋例祠于上京歲時致祭  
 金史選舉志大定十一年初設女真進士科  
 初但試策後增試論用女真文字以為程文  
 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行國字使通習而不  
 廢

金史選舉志女真學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  
 小字譯尚書頒行之後擇明安穆昆內良家  
 子弟為學生諸路至三千人取其尤俊秀者

百人至京師以編修官温特赫舊作温迪罕

譜改吉達滿洲語槍也舊教之十三年以策

論取士始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學  
 以新進士為教授

金史選舉志策論進士女真人之科也始大

定四年世宗命頒行女真大小字所譯經書  
 每穆昆選二人習之尋欲興女真字學校明

安穆昆內多擇良家子為生諸路至三千人  
 九年選異等者得百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



教以古書作詩策後復試得圖克坦鑑以下三十餘人十一年始議行策選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場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咸免鄉試府試止赴會試御試且詔京師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學擬以新進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願學者

耶律履墓誌銘履素善契丹大小字嘗謂四方之人語雖不同意則無異至於有遼爰及聖代皆有本國文字互相傳譯縱橫貫通蓋

以辭達理得爲盡善其要在譯者之工拙耳世宗卽位之四年置唐書所先以漢文譯契丹小字旣又譯爲女真字選能者主之履在選中書成大蒙獎賞後改置經書所遂以女真字徑譯漢文選士之秀者就學

神麓記女真始祖劈木爲尅如文契約法令嚴峻果斷不私由是遠近皆服號爲神明至獻祖教人燒炭煉鐵剝木爲器制造舟車種植五穀建造屋宇有上古之風由是隣近每

有不平皆詣訴請遂號貝勒

北盟錄女真刻木爲契謂之刻字賦歛調度皆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旗幟之外各有字記大小牌子繫馬上爲號樂有腰鼓管笛琵琶方響箏笙箏篳篥大鼓拍板

書史會要自太祖起兵常在行陣間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隣國交好始用契丹字太祖命完顏希尹撰本國字希尹乃因契丹字合本國語製女真字太祖大悅命頒行之其後

熙宗亦製女真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希尹所撰謂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女真小字

石墨鐫華金都統經畧郎君行記郎君稱皇弟無姓名天會十二年記當爲太宗之弟按金史世祖子十一人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尙八人未知誰是碑一字不能辨蓋女真字如是王元美所錄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字正與此同法字刻唐乾陵無字碑上凡一百

五字後有譯書漢字具錄左方 大金皇弟  
 都統經畧郎君嚮以疆場無事獵於梁山之  
 陽至唐乾陵殿廡頽然一無所覩爰命有司  
 鳩工修飾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迴廊四起  
 不勝欣懌與醴陽太守酣飲而歸時天會十  
 二年歲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尚書職方郎

中黃應期宥州刺史王圭從行奉命題

案金世祖

之子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金史有傳者六  
 人無傳者二人皆未嘗經畧陝西惟天會五  
 年既定陝西五路使薩里干列屯衝要遂班  
 師九年以陝西地賜劉豫而薩里干仍留鎮

考本傳薩里干為安帝六代孫又為世祖養  
 子其在陝西最久金時宗室皆稱郎君此或  
 為薩里干也碑在陝西而字體無從辨識恐  
 不免傳刻之訛石墨鐫華所刻傳寫尤恐失  
 真今止載譯  
 文以謹闕疑

謹案肅慎之世彷彿結繩夫餘禮教漸興會  
 同俎豆之儀同於三代百濟新羅文采蔚焉  
 與隋唐使命往來兼擅詞章之美洎渤海興  
 而文物聲明臻於至盛經契丹兵燹名都大  
 族轉徙他州而淳樸之風遂鍾於完顏部人  
 無外慕道不拾遺依然肅慎之舊矣至字書

則百濟新羅渤海沿用漢字金初尚用契丹字至金太祖始製女真字頒行天下熙宗又製女真小字用以譯經史試科舉至蒙古字行而女真字遂中輟明秘閣書目尚載有女真字母一書今已失傳趙峒石墨鐫華所錄其石刻雖在陝西第果否當時所刻或後人依倣摹勒皆未可定我

太祖高皇帝創製國書精詳簡括雖語言與舊俗不殊而文字實不相沿襲云

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七

